

这是温州南站开往上海虹桥的高铁，他甫一坐定，就拿出一本刚出版的小书《微渺人生》披览。这本法国作家皮埃尔·米雄的虚构传记，词句优美，情节模糊。有些句子像黑暗中的白花，心思幽微才能察觉其中之妙。

每次购票他都买F座，尽量选人少、靠窗的地方。当然，是二等车厢，如果是商务座，不存在这些困扰，但获得那种安静，太费钱。这次票买晚了，系统分给他的是D座。不一会，一个女孩子过来，示意他让她进入F座。

女孩身形高大，胳膊瓠瓜般粗壮。他没有看她的脸。她靠窗坐下，开始拿出手机，打电话。

据说高尔基喜欢在热闹的人群里偷听各色人等的对话，记在小本子上，作为创作的素材。如果能听到有意思的对话，当然也不妨记录下来。不过，高铁上的电话，值得记录的不多。项目经理在布置工作，将高铁当作自己的移动办公室；声音洪亮，口齿清楚，内容枯燥。有的三十郎当岁，西装革履售楼小伙般装束，嘴巴里都是几千万、几个亿的项目；指点江山，做张做势，通话键可能都未开启。

身旁这个女子开始打电话了。

他在看其中一篇浪荡子的传记，浪子像“我的叔叔于勒”一样曾经是家族的荣耀，最终成为家族的耻辱，皮埃尔·米雄不像他的前辈莫泊桑，莫氏讲故事，只要识字，在嘈杂的环境里都能读进去。米雄讲了八个碎片化的故事，需要读者不停拼接。

他在女子轻声细语的电话和米雄幽渺的讲述间不断切割。

女子在跟一个朋友通话。“每天都要熬夜。当然想挣钱了，上班就想睡着。钱很重要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对吧。现在我想通了，就是要去多挣钱。”

他以为她在跟闺蜜诉苦。过了一会，听出来不是闺蜜。

“你养我呀。你上半月养你老婆，下半月来过来养我呀。”

车窗外，青山苍翠欲滴。他抬眼去看，眼睛的余光会触碰到女子。他不想看到她，只得低头继续看书。

她的声音不断传来。音量不大，但是相邻而坐，听得十分真切。

“你还在医院里挂水？昨晚到底喝了多少？你这么喜欢喝酒啊，什么酒？白酒？

啤酒？什么白酒？五粮液，你能喝得起五粮液，是绍兴黄酒吧。不管什么酒，都少喝，身体是自己的，对吧？”

没有新的信息，没有情人间的撒娇亲昵。先是嫌弃自己夜班太累，后是劝男人不要喝酒。她说话就像呼吸，对着手机，不停呼吸这两项内容。间杂着笑声，还能听到对方男子的笑声。爆发的笑声和重复的语句，在他阅读的单词外围，堆积成了语言的废墟。一大片水域的岸边，泛着白沫的垃圾。

“我就不喜欢喝酒。我也能喝呀。客人非让我喝，我喝一点就去吐掉。酒有什么好。你呀，就是贪杯。不要喝了。你看，喝成这个样子，你老婆到医院陪你了没？没有。没有也好。以后不要喝这么多了。”

皮埃尔·米雄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，米雄得过尤瑟纳尔奖。三十年前，他就读过尤瑟纳尔的《东方奇观》，这个法国女作家对神笔马良故事的想象和改写，让他第一次对法兰西当代文学感到深深好奇。尤瑟纳尔讲述的故事虽然奇诡，但叙述本身没有障碍，一口气能读下去。米雄的叙事已经颠覆了传统，读他的小说像读哲学著作。

“你还喝酒？哈哈，还喝酒，你不想活了？都睡在医院里了，还要喝酒？酒精中毒了，你这是。我看你就是。就是喝傻了。”

这趟车要四个小时零九分钟才能抵达虹桥火车站。四个小时，他要不断被不到三十个词语组成的句子轰炸？他去包里找蓝牙耳机，戴上，发现没电了。找充电口，已经被她连线了。他只能静静坐在座位上，一边努力看皮埃尔的书，一边听这个女子煲电话粥。

他随便翻到这一页：“母亲把我留在她的卧房，贴身照顾，全心全意守着我；操场那边传来孩子的叫喊声，不太真实，同燕子一道盘旋而上，随即湮没无闻；我们往壁炉里丢了几块柴，毕毕剥剥地响着；……驼背的埃莉斯盘算着往煤渣里吹了一口气，一道崭新的火焰就在她的黑裙底下诞生，她借着亮光温柔地对我笑。”

人们用词语拼合成句子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拼合的方法千差万别，皮埃尔用剪碎的片段和虚构，试图拼成自己的家族史；火车上，无需费力的聊天，自然不用讲究词语的组合规则，词语像海边滩涂上的乱石，嶙峋或者圆



月光城 小说

有女同车

冯渊

润，随意，错杂。

他慢慢听出来，讲电话的内容并不重要，她要的是和那个男人处于通话状态。列车钻进隧道。“喂，喂，喂喂。”

信号终于切断了。

“喂喂，我待会打给你。”列车钻出隧道。阳光遍野。电话又接通了。“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，酒有什么好喝的。”

一只苍蝇，不，一千只苍蝇在身体四周飞舞，让人根本无法安心看纸上的词语。苍蝇说什么，他听不懂，年轻女子的电话他听得如此分明，有一瞬间，他希望双耳迅速聋掉。

皮埃尔的语言碎片，在虚构、拼接他的家族故事。他从电话的碎片里也拼出了女子的大致背景。

她在一家夜总会上班。男子是光顾她较多的客人。

超大的KTV包房里，进来六七个客人。然后，她领着一群女孩子，高矮胖瘦不论，一律衣不蔽体。她对她们说，向大哥问好，声音大一点。

哥哥晚上好。

然后是报名。女孩子依次自明身份，江苏晓蓓，四川小磊，安徽莎莎，重庆娜娜，吉林燕燕，湖南怡怡……

她就是那个召集人。有时也被熟悉的客人点来陪酒陪唱。

他大约知道，她可能比他更有资格买商务座，因为她一晚上的收入是他一周的正常收入。现在她买了二等座，应该是屈尊坐在他的身边。他开始担心她的身体、呼吸会影响自己；转念一想，他年过半百，上车前穿过站台走了很远的路，流过汗，呼出的是浑浊的气体，她说不定还嫌弃自己不洁。

他在维持微妙的平衡。说服自己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定要忍耐。

如果不忍耐，他勃然大怒会发生什么？她会让电话那头的男人赶过来吗？不太可能。她会撒泼打滚吗？有可能。她的社会经验比他丰富复杂一百倍。她见过多少男人，粗俗的、文雅的、酸文假醋的，一律都有钱，她在这种男人堆里出没，练就的本领对付他，应该是小菜。

“呵呵，这是高铁，不是你的私人客厅。二等座，就这样子。有人打呼，有人放屁，有人剔牙，打电话咋了？你这么爱读书，买商务座啊，跟我们坐在一起干

嘛？”

她也许直接从他手里抢过书，撕碎，扔在地上，用她的高跟鞋踩碎这本小小的精装书的封面硬壳，也许她一激动，崴住了脚，疼痛让她破口大骂。从她嘴巴里，会迸发出哪些不堪入耳的词语呢？一定会有些词语像尖锐的石头，让他此后很多时光里回想起来还会被刺痛。

算了。再忍一忍。一直忍到虹桥，还有三个小时呢。他在车厢里找空位，没有，满满的。也有人在讲电话，但几分钟就结束了。有人在聊天，声音很远，他听不明白。只有邻座女子的电话，如此清晰，一浪，一浪，拍打着岸边，留下很多碎末和水面的垃圾。

皮埃尔笔下那个浪子的真相终于被揭穿了，镇上的人肆意嘲笑他的家人。原来以浪子自豪的长辈颜面扫地，冲上去跟侮辱他的人打斗。

他冲着女子说：“你一直一直讲话，讲电话，这是公共场所，你打搅了我，知道吗？”

他以为女子会争吵，会瞬间爆发。他正想着怎么应对。奇怪的是，女子一语不发，慢慢关了手机。没有说一句对不起，也不做任何解释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看着窗外，窗外青山绵亘，绿树婆娑。

剩下的三个小时里，女子倚在车窗上，有时假寐，有时睡着了。车过绍兴的半小时里，他也睡着了。

到了嘉兴，他欲醒未醒之际，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点自责：他在上高铁之前，从洞头岛区打车到温州南路的路上，也一直在跟朋友聒噪，司机会不会厌弃他们的谈话呢？

人们言说时，都会陷入自己语词的大海，在别人看来就是垃圾和浮沫；但言说者自身感到了快乐，这世上，连打个电话都要经过审核和检阅吗？

词语的含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在说，谁在听。如果是他心爱的女子，再没有营养的词语都无妨，单是听到对方的呼吸，都是幸福。谁有资格指责别人的言说？

如果她在旷野里一棵树下给男人打电话，打得地老天荒，远远看去还是不错的风景。如果我在商务座埋头看皮埃尔的书，可能会很容易读懂皮埃尔的叙事。米雄今年八十了。

我们，只是坐错了地方。